



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

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又要乘势而上开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。

那些年，达旗人的年画记忆

冯丽云

一日，在微信中看到一组“群娃娃送福”的年画图片，即刻唤起了我儿时年画的记忆。

那时，人们为了喜迎新春，除了贴春联、剪窗花之外，家家户户还要贴年画。

一张张色彩缤纷、风格各异的年画，散发着浓郁的年味，代表着“中国文化”的精髓。



《榴桂英挂帅》。有时一边吃着瓜子、糖果，一边看着年画。有的年画贴得过高，看不清文字说明、定价多少，就搬个板凳上站上去看。记得《红灯记》是我儿时看得比较多的一张，画里的李铁梅高举着那盏信号灯，红衣青裤，像耀眼的梅花。还有劳动中的农民，粗犷的男人风风火火，有推磨上的女人撒开大步打着粮食，大家一起伴着丰收的麦穗露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这些年画是那一代人的记忆，也是他们曾经的生活。

记得进入腊月后，家家户户就开始置办年货了，买年画也是其中的一项任务。那时，在镇里只有新华书店才有年画，一进腊月，新华书店里便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年画，每到岁末，家家户户都要买几张年画贴在墙上，除了能感到过年的气氛，还可以从新华书店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年画。

父亲买年画时，每次都让我挑几幅，我总会跟着。除了能感到过年的气氛，还可以从新华书店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年画。父亲买年画时，每次都让我挑几幅，我总会跟着。除了能感到过年的气氛，还可以从新华书店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年画。

父亲买年画时，每次都让我挑几幅，我总会跟着。除了能感到过年的气氛，还可以从新华书店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年画。父亲买年画时，每次都让我挑几幅，我总会跟着。除了能感到过年的气氛，还可以从新华书店里看到花花绿绿的年画。

年画。我盼望早点把年画挂起来，总向母亲什么时间贴年画呀。母亲说：“等打完蒸糕，粉糊了家就贴。”到了腊月二十六七，家里的营生做得差不多了，父亲就会招呼我们兄妹贴年画，父亲先拿着一幅年画在墙上比划，让我在远处看高低、歪正。贴年画要讲究协调一致，不仅画的高低要一样，画与画之间的间距要一样，画与画之间整体的形状要协调。正墙上的画可以是竖型或横型的，而两侧墙上的形状必须一致。画贴在什么位置也都是有讲究的。正墙一般贴“连年有余”或者是“福禄寿”三星图样的年画，或领袖的画像。两侧墙上贴的年画，内容也要一致，要是风景都是风景，要不就都是人物画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家曾贴过牡丹花开、梅、竹、菊、三“花卉图及《花为媒》、《白蛇传》人物图等。后来，还贴过张瑜、刘晓庆、傅艺伟等电影明星或是电影剧照，以及颐和园风景、黄山迎客松等摄影版年画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年画淡出了人们生活的视野。挂历以及多是西方风格与作派的各类艺术装饰画代替了年画，年画也不再是过年时需要的精神投资。美仑美奂、装裱高雅富丽的图片随处可见，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年画渐渐消失。

内容各具特色的中国年画，原是墙上的风景，它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、热闹气氛。如今，在人们都感叹过年过得平淡的时候，却很少想到年画曾带给人们的喜悦！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年画淡出了人们生活的视野。挂历以及多是西方风格与作派的各类艺术装饰画代替了年画，年画也不再是过年时需要的精神投资。美仑美奂、装裱高雅富丽的图片随处可见，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年画渐渐消失。

村前的那条河

唐强

离开故乡已有十六年，十六年里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，但那条河始终萦绕在心头。那条河，叫作“村前的那条河”，它流淌在内蒙古的深处，流淌在祖国的大地上，让人神往，让人陶醉。然而在我心中总有一条河让我魂牵梦绕，心存眷恋，那就是故乡村前的那条河。

作为一名教师，这个职业给了我寒暑易节。每当寒暑假到来，我都会打点行囊，回到鄂尔多斯，返回故乡探亲访友，给心灵放个假，同时也给家人一个团圆的时机。2020年的这个暑假，我和妻子还有一个美丽的鄂尔多斯之旅。我们回到了我的家乡——大美临沂。知晓了我们的行程，姐夫便早早地在临沂机场等候。卸了行李，上了车，回家路上我们聊着各种久违的话题，看着窗外郁郁葱葱的绿色，感觉真好。我的内心豁然开朗、窃喜。

突然，姐夫说：“你们今天回不了家了，先到我们家住吧，今年雨水大，咱们家门口的那条河涨了水，桥上被水漫了一米多高，过不去。”听了，我看了看老母亲，她的表情显得格外焦急。我从心底理解母亲的焦虑，她的这份焦虑是对百岁的日夜担忧，是对我父亲的百般挂念。母亲皱着眉头说：“哎，怎么赶上这么个日子，不知道得几天河水才能下去。”姐夫也看出了母亲的心思，他又说道：“姐，没事，你们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，下午我绕一条路把你们送回去。”姐夫说的这条路我是知道的，要多绕十几公里的山路才能回家，我心里村前的那条河，真是够繁人的！

在姐姐家吃过午饭后我们便启程往家赶，在路上天不作美，大雨滂沱，我们顶着雨驶出城区，驶入乡间小道，穿过数个村庄，越过数个山丘，几经折腾，绕过了村前那条河，到家已经是夜里。

村前的那条河，承载了我的童年，捉鱼、抓虾、戏水、打雨……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童年，想想都觉得美好。

村前的那条河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工作……每一次启程都是从这里出发。回家的第一夜，回想着河边的记忆，慢慢地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跟家人吃过早饭后，我便提议去村前的河边转转。父亲严肃地说：“在那儿干什么，你去的又不是会游泳，万一掉下去，你咋办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您别担心，我水性可好了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出事的。”

村前的那条河，承载了我的童年，捉鱼、抓虾、戏水、打雨……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童年，想想都觉得美好。

村前的那条河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工作……每一次启程都是从这里出发。回家的第一夜，回想着河边的记忆，慢慢地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跟家人吃过早饭后，我便提议去村前的河边转转。父亲严肃地说：“在那儿干什么，你去的又不是会游泳，万一掉下去，你咋办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您别担心，我水性可好了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出事的。”

村前的那条河，承载了我的童年，捉鱼、抓虾、戏水、打雨……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童年，想想都觉得美好。

村前的那条河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工作……每一次启程都是从这里出发。回家的第一夜，回想着河边的记忆，慢慢地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，跟家人吃过早饭后，我便提议去村前的河边转转。父亲严肃地说：“在那儿干什么，你去的又不是会游泳，万一掉下去，你咋办？”我笑着说：“爸，您别担心，我水性可好了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出事的。”